



透視中国
TOUSHIZHONGGUO

在北京广播学院听讲座

ZAIBEIJINGGUANGBOXUEYUANTINGJIANGZUO

赵均◎主编

刘春梅 冯宋彻◎副主编

人生哲学难题 周国平 ●

社会性意识和公民意识 吴青 ●

中国通向 21 世纪的绿色通道 杨东平 ●

电视市场化内幕 方宏进 ●

21 世纪传媒业揭秘 喻国明 ●

走不完的“五四”路 余杰 ●

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 摩罗 ●

漫谈金庸 孔庆东 ●

我和“大师”打官司 司马南 ●

中国工人出版社

透 视 中 国

在北京广播学院听讲座

赵 均/主 编
刘春梅 冯宋彻/副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视中国/赵均主编.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ISBN 7-5008-2689-3

I. 透… II. 赵…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05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美通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8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7.5

印 数: 6001—11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7-5008-2689-3/C·19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辑者说

《透视中国——在北京广播学院听讲座》是“在艺术院校听讲座”中的一本，本来是想编成全是由著名电视人讲座的集子，现在却背离了初衷。经过严格的筛选，稿子也由原来的二十几篇减至现在的九篇。初衷改了，内容由专业化变为社会化、大众化，希望依靠“名人效应”促进销售的愿望也变为希望依靠作品自身的魅力与重量来赢得读者青睐。九篇文章虽说不上字字珠玑，但总给人的心灵以启迪或震颤。

稿件均由当初的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广播学院的王明军先生对促成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特致谢意。我想，这是一部作者、编者、审读者等等许多人付出了辛勤汗水才得以让更多的读者分享的作品，在此，均致以深深的谢意。

当然，九篇作品均经过了讲座者本人的润色与修正，并补充了一些新的东西。为了方便阅读，责编及作者为一些文章加了小标题，如有不当，恳请批评指正。

在主体讲座之后，讲座者与广大同学的交流也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话》里，更真实地传达了青年的所思所想，所关注的问题与角度，而解答者睿智的回答，更富启迪性。

时间走过去了
思想还站在原地张望
同他握手吧
做一个智慧的孩子！

感谢你的阅读。

卢锐锋
2001.11.24. 夜

目 录

人生哲学难题/周国平	003
关于人生	003
关于死亡	010
关于爱情	012
对话	015
 社会性别意识和公民意识/吴 青	025
谈谈我的母亲	026
谈谈中国的妇女问题	028
谈谈公民权利	038
 中国通向 21 世纪的绿色通道/杨东平	049
长江水灾的反思	049
环境黑洞	054
呼唤绿色文明	057
对话	065
 电视市场化内幕/方宏进	071
电视市场化初露端倪	071
市场化下的电视人	083
市场化下的电视节目形态	086
对话	092
 21 世纪传媒业揭秘/喻国明	101
自觉使用话语权	101
把握传播的本质	103

目 录

- 108 把握媒介的角色
- 110 把握媒介的周期
- 111 把握社会需求的特征
- 114 把握自己和受众

- 119 **走不完的“五四”路/余 杰**
- 119 重走“五四”路
- 128 关于我的作品
- 130 对话

- 151 **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摩 罗**
- 152 喜剧作家与悲剧作家
- 155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与喜剧文学的繁荣
- 159 悲剧精神与伟大作家
- 163 对话

- 169 **漫谈金庸/孔庆东**
- 169 金庸小说走红
- 171 我看“武”“侠”“小说”
- 185 金庸小说的境界
- 191 对话

- 205 **我和“大师”打官司/司马南**
- 206 我不反对气功
- 208 我对特异功能持一种建设性的怀疑态度
- 209 我和“大师”打官司
- 213 对话



讲 座 者：周国平

题 目：人生哲学难题

个人简介：1945年7月生于上海。1962-1968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广西深山老林中。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其作品充满了人生的智慧，融理性和激情于一体。

• 可以说灵魂是个疯子，头脑是个呆子，疯子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呆子永远也无法回答的。

• 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是看他在精神追求上有没有一种真诚的执著的态度，是不是在追求生命的最高价值。真诚就是重视，既不随大流，同时还要诚实，不能本没有信仰硬说有信仰。

• 金圣叹在评《西厢记》的时候曾经说：“我现在想到有一天我要死，我感到非常无奈，在我死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也这么无奈过，今天我站的这个地方，也许古人也曾经站过。现在只见我不见古人。古人在的时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么？他们是知道的，只是无奈，他们不说罢了。”

人生哲学难题

很多读者看到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就以为我的讲话肯定是非常精彩的，其实不然，我的口才很差，所以今晚我用我的弱项碰你们的强项，肯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的。

关于人生

我今晚讲座主题是“人生的哲学难题”。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对哲学家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总是不断地去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根据呢？许多人认为这样追问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人活得最快活，我特别羡慕。可是有些人却总在不断地追问这个问题，我就是属于这种人。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哲学研究工作。虽然我已经研究哲学多年，对这一类问题的思考也已有多多年，但至今仍想不通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今天我就把这个我想了多年仍想不通的问题和大家讨论讨论。当然这些问题老实说我们永远也想不通，但想不通而仍然去想对一个人还是有好处的。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人生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又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对人生的总体评价，即人活着有没有根据，这就是哈姆雷特常问的问题，“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我有一个经商的朋友，有一天他打电话来找我聊聊，他跟我说他整天忙忙碌碌的，闲下来时突然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他问我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就跟他说人活着可能没有什么意义，意义都是自己找的；另一层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又有两个疑点，一点就是人生有没有一种超越人生之上的价值，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动物性的过程，它和一般的动物一样经历着出生、延续、衰老、死亡的过程，那么似乎是没有更高的意义的。但人是高于一般动物的动物，所以他们总会问：人生到底有没有超越人生之上的价值？第二个疑点是，人生有没有一种不朽的终极价值。这是从生命运动过程的短暂性来提问的。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是非常短暂的。人终有一死，死便死了，但从死了以后的眼光来看，这短暂的一生等于没有活过，这时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关于这两个疑点有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是，人生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人活着就活着，活完就完了，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可谈，应解脱出来。这方面的代表是佛家思想，佛家认为，人生只不过是种幻像，不应再有欲望，其最高境界是“涅槃”。第二种回答是，人生有一种终极价值，人生是有意义的，代表是基督教，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给的，灵魂是不死的，人死后灵魂可升入天堂，生命是永恒的。这是对人生意义的正面肯定。第三种回答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也是我的回答，那就是人生的价值根本不能确定，也不能接受人生根本没有意义的观点，而认为人生还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们可以去找寻相对的人生意义，哲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我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无法回答的。罗素曾经把哲学、科学与宗教作对比，他说哲学与宗教是有共同点的，都是对神秘问题、灵魂问题的追问。但宗教是用灵魂来回答灵魂提出的问题，因为宗教以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靠不住的，只有神能回答灵魂提出的问题，而哲学在这一点上与科学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头脑、理性，但科学是用头脑来提问，在经验范围内提问，又用头脑通过逻辑思维的分析来回答，可以说哲学是灵魂提问、头脑回答，宗教是灵魂提问神回答，科学是头脑提问头脑回答，因此后两者都不存在内在的矛盾，而哲学却存在着灵魂与头脑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可以说灵魂是个疯子，头脑是个呆子，疯子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呆子永远也无法回答的。这些问题是哲学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人生中所必定会提出的问题。虽然这

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但我们都不能不去思考它们，这些问题是很多的，首先一个就是人生目的信仰问题，即生命有没有一种超越生命的神圣的价值。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的目的即理想。比如你们未考上大学之前拼命奋斗是为了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要找一份好工作。而我现在正研究哲学，要出一本书。这些都可以说是目的，但这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整个一生来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才是我要说的人生的真正的目的。有些人可能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赚大钱，当个大富翁要什么有什么；有人则说要争取大权，当总统；有的可能在文学上很有野心，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事实上，人生的目的要问的恰恰是一个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当大富翁？你为什么要当总统？你为什么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你当大富翁只是为了满足你的物质欲，当总统只是为了满足权力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为了满足名誉欲，那么，只能说明你个人欲望较强烈而已，你还是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故事。古罗马的一位皇帝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欧亚大陆后到各个城邦去视察，有一次，他到一个城邦，来到一个著名哲学家迪欧根尼身边。迪欧根尼是个提倡朴素生活的人，他当时在室外的一个木桶里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知道他是个著名哲学家，就对他说，请问我能为你效什么劳么？迪欧根尼说，只有一件事，你可以为我效劳，就是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当时就很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要做迪欧根尼。这个故事说明，亚历山大当时虽然是个欧亚大陆的征服者，权力大如天，但他仍觉得迪欧根尼比他高明的一点是迪欧根尼知道人为什么活着，而他并没有弄清楚。

其实，获得诺贝尔奖后也没有什么，海明威等好多人都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自杀的。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获得诺贝尔奖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如果这样，他们就应该会很满足，但他们自杀了。说明他们认识到人生有一种更为崇高的目的，但那个目的他们永远无法达到，所以便在绝望中自杀了。因此，人生的目的不应停留在欲望的水平上，不能满足于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总要去寻找一种人生

的意义，而这个意义的评价标准就是人生有没有一种比生命更高的目的，既有没有一种更有意思的事情。那么，人们追求的这种东西的冲动从哪里来的呢？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生物过程，而自然本身并没有给人提供一种高于生命过程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抽象思维能力，能认识自己，对生活状态进行分析。但是理性抽象思维能力都是为生存服务的，因此也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上，人的精神追求与理性是相反的，因为理性是为生存服务的，而这种精神是不利于生存需要的，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精神价值的人总是倒霉蛋，这种灵魂生活不利于生存。因此，历史上有些哲学家认为精神追求不是因为人有理性，而是因为人有灵魂，理性与灵魂是两回事。理性是为了对付生存环境，是为实用和实现工具价值的，而人的灵魂是一种人的内在渴望，追求的是人的目的价值，真、善、美等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不是因为它是为生存服务，而是因为人的灵魂认为这些价值本身是值得追求的。目的与工具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人和动物不同仅仅是头脑发达，最根本的是人是有灵魂的，而动物没有。

那么，人的灵魂是从哪儿来的呢？人的灵魂有没有根据？我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与大脑是两码事。可以说人的大脑是进化来的，是通过人在不断的生存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改造环境、更好地生存，这些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但是，人的内在渴望、精神追求却不能用科学用理性来解释，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柏拉图说，人的大脑和灵魂有不同的来源，头脑来自自然界，而灵魂则来自神，来自一种理念世界。理念世界和自然现象世界不同，是一种更高的本质的世界。而后来，基督教信仰体系崩溃之后，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这个理论根本不可能成立，因为科学发现，人类是来自一个茫然世界，是一个偶然产物，不是神创造的，没有灵魂的位置，与别的动物的区别只是人进化的程度更高，头脑更发达而已。但如果依这种理论，便会造成人的灵魂生活失去了根据。

如此就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人根本没有灵魂生活，所谓的灵魂只是一种幻觉；二是人是有灵魂生活的，但没有来源，在自然界找不到根据，只是一种孤立现象，所有的精神追求都是绝望的。想

到这一点，一定会使人感到灰心失望，因为人创造了那么高的物质文明，有那么多的精神追求，到头来，人却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当然是会使人绝望的。但现代人确实处于这一精神状态之中，一方面，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之下，一些人确实忽视甚至抛弃了灵魂生活，而另一些重视灵魂生活的人却陷入另一种空前的苦闷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危机，灵魂失去根据。现在，在西方，很多人已经不再信仰宗教了，即使仍按照宗教礼节进教堂，但并不是信教。而在中国，本来就没有一种形而上的信仰，尤其在“文革”后，甚至连统一的社会信仰也没有了。

精神失去了根据。其实，人到底有没有一种灵魂本质世界，科学是无法回答的，但科学也不能否定。因为科学是在经验范围内的，而灵魂确实超出这个范围，所以对于形而上的东西经验是无法确定也无法反驳的。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说这是个冒险，信仰冒险。我们相信有一个理念世界，有一个灵魂本质世界，但是这个理念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呢？对此，我们无法证实。但是我们宁可冒险去相信它的有而不相信它的无。对于这一点说得更清楚的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他说这就好像赌博一样，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无法证实，但我们把赌注押在有上帝，赢了就赢得了一切，输了却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结果跟押在没有上帝是一样的。对于西方人来说，上帝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人的信仰就破灭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命是上帝赐给的，死了以后还要回到上帝那里去，生命是不死的，永恒的，神圣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的生命就是无根的，是不能接受的。在此情况下还不如相信它的存在。我相信，信仰总是有赌博冒险意味的。

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人到底怎样才算有信仰呢？人是需要有信仰的，而现在的社会处于一种无信仰的状态，主要表现就是冷漠，大多数人对有没有信仰总是无所谓，只要物质生活过得好就行了，好像信仰可有可无，尤其表现在用后现代自我标榜的一些人，他们拒绝信仰，认为信仰没有用。还有一种表现是虚假信仰，本是没有信仰的，却假装信奉某种东西。实际上，真正的后现代是指在无信仰的情况下提倡信仰的多样化。而很多人信教或假装信仰某种东西却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并不是出于一种精神渴求。有一次我

到某寺去，看到很多和尚在那儿做法事，我就在他们休息的时间对一个小和尚说，你们做法事挺累吧？他说，是，挣钱真不容易。其实，现在佛教也是一种职业。现在寺庙的香火很旺盛，我相信你如果到那里去看那些烧香拜佛的，都是些很具体的事情。实际上真正的佛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本义来讲，佛不是神而是觉悟的意思。而现代人却认为佛是具有无边法力的神。然后你给他下拜、烧香，他就给你保佑，干很多事情。这是一种功利的歪曲的理解。

比较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信基督教比信佛教可能要虔诚一些。总之我认为真正有信仰的人根本不是在于你信仰什么宗教，做一个教徒，并不等于你有了信仰，我觉得，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是看他在精神追求上有没有一种真诚的执著的态度，是不是在追求生命的最高价值。真诚就是重视，既不随大流，同时还要诚实，不能本没有信仰硬说有信仰。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表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他可以是无神论者。像古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他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即人应明白地活着，而不是糊里糊涂地活着。他也教导当时年轻人要这样活着，但却受到当权者指控扰乱民心被处死。他可以说是为信仰而死。有信仰的人也可以是个虚无主义者，像德国哲学家尼采，他认为所有的信仰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对欧洲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他们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自称是欧洲第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我认为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一直在追问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追问到最后他发现人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然后他说，“我要把这个没有意义的人生承担下来，我不逃避。”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建立新的信仰的问题。他是想建立一种新的信仰，但最后没有成功。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真诚的。你也可以是个宗教徒。比如德国有一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史怀泽，他后来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认为人对生命应怀有敬畏之心。因为生命的来源是神秘的，包括一切生命，都应敬畏。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哲学家、研究巴赫的权威、神学博士、德国斯特拉斯堡神学院院长。这时他却改行去做医生，学了六年医，后到非洲的一个小地方行医，他的后半生都是在那里行医，一直到死。像他这样的人是有信仰的，他一直在努力实现着他的生命价值。所

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仰，并不在于你外在的身份和外表的信仰。有信仰的人相信人生有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这个目标是人生中最重要东西，需要你去执著地追求，值得你为它献身。在我看来，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外在信仰，都是精神上的圣徒，都在寻找和守护高尚、伟大、神圣的东西。正是这些人的寻找和守护证明这些东西是存在的，有圣徒和信仰存在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美国一位哲学家蒂利希说，以前都是用信仰去证明勇气，但我认为应该用勇气来证明信仰。这就是说，一个人有了某种信仰还不能证明他有精神追求的勇气，但是如果他有精神追求的勇气，就证明他是有信仰的。他说，信仰不是一种观念，比如说上帝的观念，信仰是灵魂的一种状态，是比神更高的力量支配着的一种状态。这种更高的力量叫做存在本身。当你的灵魂被这种更高的力量支配着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种信仰状态，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你都被它支配了，你就有了信仰。他说一个人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但他总也找不到，于是他绝望、焦虑，但他不顾精神追求的徒劳，还是要坚持追求，他的灵魂渴望并没有为失去对上帝的信仰的宗教的支持而平息，他的灵魂里面依然有这种渴望，且更加强烈了。这说明它比关于上帝的神学观念更强大，而这种力量没有因为上帝神学观念的解体而动摇，这种力量支配了这个人，所以他才会不断地去寻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宗教神学信仰已经崩溃了，但是还是出现了很多像尼采、海德格尔这样的具有信仰的人。他们感到一旦失去信仰，一种内在渴望，人便陷入了绝望。这说明内在的渴望这种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应该是有个来源的，但这种来源在人身上和自然界是找不到的，但可以从宇宙本身里面去寻找，这种思路是现在西方很多哲学家的思路。人的渴望证明了人生是有一种高级的精神价值的存在。一个人不管是否找到这种精神价值，只要他有一种内在渴望，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人。

有很多大学生经常问我，说他们在大学里总有很多理想抱负，但一到社会总要碰壁。那么理想有什么用？如果理想是对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它已经背离了理想的本意，所谓的理想是指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比如说追求正义、追求真善美，这些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而且这种理想的实现形式同社

会理想的实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它不能变成一种社会现实，而是一种心灵现实，也就是变成了一种丰富内心世界和正确人生态度，如果你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正确的人生观，就证明你的人生理想实现了。

关于死亡

现在谈谈死亡问题。因为死亡问题已经是威胁人生的严重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一定经历过对死亡的突然发现，你可能经历过别人的死亡遭遇，但不会把死亡和你联系起来。但总有一天，你会把死亡和你联系起来，你会想到你也会死，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绝望的事情。我十岁的时候就有过对死亡的突然发现，非常绝望，然后就找理由安慰自己，说我不会死的。在上小学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课，老师把人体解剖图挂在墙上，我就说我的身体绝对不会这样乱七八糟，肯定是一片光明，当你意识到死的时候，正是你的自我意识形成的时候，会意识到你原来只是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原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会离去的，很绝望，这种死的突然发现在人的一生中会经常出现在你的意识里，只是有时候会忘记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对此麻木起来，因为你是毫无办法的，只好回避。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柏拉图说：“所谓的哲学就是预习死亡。”他认为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问题，人们总是很难接受自己的不存在这个事实，所以必须对这个问题不断思考。金圣叹在评《西厢记》的时候曾经说：“我现在想到有一天我要死，我感到非常无奈，在我死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也这么无奈过，今天我站的这个地方，也许古人也曾经站过。现在只见我不见古人。古人在的时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么？他们是知道的，只是无奈，他们不说罢了。”最后他感叹道：“真是天地何其不仁也。”

哲学就是去思考别人不敢想不去想的问题。死的问题是很令人恐惧的，但是哲学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对死的恐惧的恐惧。哲学上的死亡不是一般的经验上的死亡，哲学思考的是肉体死亡后灵魂是否也随之死亡，从而归于虚无。如果灵魂不死就好，如果灵魂也死，

死亡后人们便归于虚无，那么人们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德国有一句谚语是：“只活一次等于一次也没有活过。”所以，怎样面对死亡后的虚无是个重大的问题，是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样，哲学家们就会找出种种理由，来让你接受死亡。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说：“死亡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你死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你也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这个说法有些文不对题，死的可怕不在于痛苦，而是在于我不存在了。可是我愿意我存在。还有唯物主义的說法是人在死后就变成物质了，没什么可怕的。可是问题是我愿意变成物质，而是愿意自己是个有灵魂的人，这也是不成立。斯多哥派说：“人对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应该顺从。比如说死亡，是因为你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也就不会痛苦了，你应该把它看成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演员演完戏就退场一样。”关于这一点，西班牙的一个哲学家乌纳穆诺反驳说：“问题在于我不愿意死，而且我不愿意自己愿意死。”哪怕我的肉体愿意死了，应该死了，而且我的理智认识到死的必然和痛苦，我的灵魂仍然是不愿意死的。斯多哥派还有一种更巧妙的说法：“想一想吧！死了之后和生前是一样的。”古罗马一位哲学家说：“一个人为自己一千年前没有活着而痛苦，他是个傻瓜；而一个人为他一千年后没有活着而痛苦，他也是个傻瓜。”意思就是说你死了之后，你生前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因此说死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说法确实有些道理。但我思前想后还是不能接受死亡，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死后和生前一样是不一样的，我的出生对我来说是个根本的决定性的事件，我生前的世界我可以把它变成我的世界，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了解以前的世界，但是我死了以后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个世界再也不属于我了。因此唯物主义的說法很难说服人。那么另一种就是唯心主义的宗教派的說法了。宗教也劝人接受死亡，但它的說法是这样的：死不可怕，不是因为死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死比活着还好。基督教的說法是：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死了之后就升入天堂了，生和死都是存在，人活着时还受到肉体的束缚，死了之后反而解脱了，所以说，生和死都是有意义的，但死是一种高级的存在方式而生是一种低级的存在方式。佛教相反，认为四大皆空，世界本是无，生命本是幻想，因此生和死都是无，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因为生本